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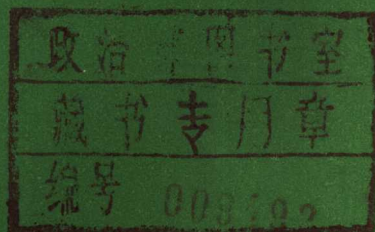


蒋碧微回忆录

H4111
0429
912

蒋碧微回忆录

蒋碧微



作家出版社

9492

蒋碧微回忆录

作者：蒋碧微

责任编辑：潘 静

责任校对：罗静文 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9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字数：863千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17.5 **插页：**2

版次：198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115-6/I·114

定价：4.45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楔 子

.....

为什么她爱我而我不爱她，我却无法启齿向她直说：“我不爱你。”

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，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，去向她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，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了去？

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若爱她，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，而我总去想她？

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，我就爱她？

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住我，如今离开了她，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？

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，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，永无结果的；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？

——你不必问她是谁？也无需想她是谁？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，请你加以思考，并且请你指教，解答和安慰；以你心里的猜度，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，去向她说：“我爱你。”她会怎么样？假如我直接去问她：“我爱你，你爱

我不爱？”她又该如何回答我？

张道藩

民国十五年二月八日于意大利翡冷翠

你说的她，我既不知道是谁，当然不能正确的解答你的问题；因此这儿是我心里的猜度——

（一）你虽然不爱她，但你对她总有知己之感，你不肯向她直说：“我不爱你”，是你不愿意使她难堪。

（二）并不是你缺乏英雄气概，并不是你不敢向她倾诉“我爱你”；而是由于你早已想到此爱唯有痛苦，永无结果，因此极力压制，免生是非。

（三）以我看来，你原先的爱，热度还嫌不够，因为我敢断言：爱到极点，决不是任何第三者所可移情分心的。

（四）明知你若爱她，俩人必将同陷痛苦，而你却偏要想她？——事实上，天下能有几个人，可以见得到而又做得到的，同时，人生趋向，总爱往难路上走，因此世界才有进步，倘若知道有痛苦，就可以不想；晓得不成功，就可以不做，岂非天下从此无事了么？

（五）我要反问你，为什么你爱了一个人，一定要知道她对你的感情如何？譬如你爱一书一物，难道也要晓得这书这物爱你不爱么？

（六）相见时理智可以控制自己，离开了反而感情泛滥，那是因为她对你的态度与他人无异，或者因此使你镇定，现在离开了她，你单方面的想象太多，所以使你头脑糊涂，压

不住了。

(七)即令如你所说,这种爱情必然痛苦万分永无结果;然而为爱情所受的痛苦,也可以说是乐趣,于是明知故犯,这是人之常情。

至于你要我猜度,假如你向她说:“我爱你,你爱不爱我?”她会怎样回答你?我既不是她,怎能知道她的心理?不过你既然这么爱她,对于她的性格和为人,你一定深切了解,那么她将会怎样回答你,你至少也该晓得个十之八九,又何必叫我来胡乱猜度?至于你说她会扰乱你的心神,你难道不能想个方法,不为她动心么?我倒劝你把她忘了,但不知你能否做得到?

我写信给你,如果对你有害,我便从此搁笔。一切等你回来面谈,望你珍重,并且自爱!

蒋碧微

民国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于法国巴黎

放下笔，视线落在窗外天际，巴黎的黄昏，氤氲苍茫，总是带给人们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我在那云霞深处，仿佛看到远在意大利翡冷翠的道藩。他面容清癯，身体显得有点单薄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，闪烁着智慧过人的光芒，神情在谦和中流露几分严肃；我一向把他当作最忠实可靠的朋友，我们之间的称呼是二嫂和三弟。接到了他突如其来的那封信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很惊愕；我从来不会想到，他竟会这样的热情与大胆，他不是刚在巴黎和素珊订了婚吗？

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忧郁和怅惘在向心头凝集，但愿它能早些化解吧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我无意再尝爱情的苦蜜，象营营的山蜂错憩在黄连的小白花上。已逝的二十八年岁月里，我曾在爱之波涛里浮沉了九年。民国六年，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，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，逃到日本、北平、巴黎，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，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，我无法分润一丝一毫，既得不到温暖，也得不到照顾，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，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。

天际的云霭层层加深，室内的光线渐渐减弱，周围静悄

悄的，寂寞深锁着我。回忆民国十一年在柏林，第一次和道藩的相见，是他到我们的寓所来拜访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在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画。乘假期之便，来游德国，当他到达柏林后，听说有一位中国画家徐悲鸿也在此地，所以他特来拜访，希望结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第二次见面，是悲鸿带我去回拜他，在他和傅斯年先生合租的房子里，有着很好的陈设和舒适的布置，起居室地上还铺了一幅猩红的地毯——“那一天你曾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，记得吗？”若干年后，他曾回味无穷的对我说：“你穿的是一件鲜艳而别致的洋装。上衣是大红色底，灰黄的花，长裙是灰黄色底，大红的花；你站在那张红地毯上，亭亭玉立，风姿绰约，显得多么的雍容华贵，啊！那真是一幅绝妙的国画。”

当时，我静静的听着，报他以表示谢意的一笑。是的，我应该感谢他的恭维，但我绝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用意；在国外住了八九年，以女性的优越地位，我听过各式各样的赞美，甚至于一位中国同学说：“象你这样的女孩子到外国来，真为我们中国人增光。”

是的，我在外国曾是一群男同学中的天之骄女，我参加他们的聚会，参加他们的谈天，我和他们同样的放言高论，朋友们对于我的开心和爱护，简直把我宠坏了。除了在悲鸿面前，无论言谈举止或者是潜意识里，我从不曾以女性自居。

民国十三年，道藩从伦敦完成学业来到巴黎，再进法国最高艺术学校深造，他在拉丁区的小旅馆里租了一个套房。

徐志摩也到巴黎来了，朋友们热烈欢迎他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在道藩的房间里打麻将，一打就是通宵达旦，直到晨光熹微，牌局结束，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，顺势往沙发上一坐，迷迷糊糊的竟会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，发现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房门开着，阒静无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道藩送走了朋友以后，见我睡在沙发上面，他踟躇，坐立不安，为了避嫌，他悄悄的溜了出去，到卢森堡公园散步。

.....

“笃！笃！”

房门上响起轻微的撞击，将我从沉思中惊醒。望望铅黯的天色，我知道这是房东太太来请我用餐了。匆匆的把回信封好，贴上邮票，准备在饭后顺便投邮。然后，我徐徐的站起，步下楼梯，走向饭厅。

二

这时候是民国十五年的早春，悲鸿正在新加坡埋头作画，筹措我们继续留法的生活费用。早在民国八年，我和悲鸿是靠一份官费，到法国来苦学度日，我们曾撑过无数濒临饥饿边缘的日子。想不到撑到民国十四年，官费受了国内政局的影响，宣告断绝；这使我们沦于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只好由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，我一个人暂时留在巴黎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换租了一间供应膳食的小房，将生活水准尽量的降低。

朋友们照拂我十分周到，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。那时候谢寿康、刘纪文、邵洵美、道藩和我几乎每天见面，因

为在此以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“天狗会”，一个规章奇特而情谊挚切的小小集团，会员兄弟相称，谢寿康是老大，徐悲鸿行二，张道藩居三，邵洵美排四，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，譬如孙佩苍是军师，郭子杰是“天狗会”行走，我这唯一的女性，荣衔是“压寨夫人”。

道藩在“天狗会”的朋友中最重感情，最慷慨，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，于是他常常会钞请客。他一向在中国饭馆包饭。和饭馆老板攀上了交情，有钱付现，没钱挂帐，我们是他的好朋友，必要的时候，当然也可以利用他那块金字招牌。

他是那么忠实可靠，热情洋溢，乐于助人，悲鸿不在我的身边，他确曾帮过我很多忙，我对他寄予无比信任，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。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法籍白俄—玛库力埃斯，为了举办“东方民族游艺会”，邀请我担任招待。事前他请客，问我想邀哪位男士作伴时，我毫不犹豫的说出张道藩的名字。

为什么他会忽然从翡冷翠写来这样的一封信？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惊和困扰？他在信里提出了七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便隐含着一桩动人的故事——

道藩始终没有对那位“她”说出“我不爱你”这句话，但是他却表现了坚定的毅力与决心，我常想：处理这桩恋爱事件，如果说他是挥慧剑，斩情丝，应该并不为过——问题中的她是魏小姐，湖南人，“她”和她的同乡胡小姐，一同住在拉丁区的旅馆里，道藩的住处和她们相距不远，看她们寂寞孤单，常陪她们出去吃顿中国饭，看场电影，三人行中渐渐的

有人起了感情变化，湘女多情，魏小姐热烈地爱上了道藩。

可惜她不知道，道藩自己正陷于复杂微妙的感情苦恼之中。

那就是他信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了。

我也是接信以后方始恍然大悟，道藩所深爱的那位女士，竟会是我自己。

独坐窗前，仰脸眺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，我又一次深沉叹息。

复杂微妙的感情和纠缠不清的苦恼，进入最严重的时期，道藩偏又身不由己，卷入了第三个爱之旋涡。

素珊，天真活泼，纯洁得象一张白纸的法国少女，她是一位公务员的女儿，父母双全，有一个姐姐。在巴黎，舞厅是高尚正当的交际场所，不设舞女，待字闺中的女郎，常由母亲陪伴到舞厅，希望能在这一邂逅如意郎君，青年男士可以向她们请舞。道藩就这样结识了可爱的素珊，他们的感情进展很快，朋友们都为道藩高兴，认为他俩是一对理想的情侣。

可是，恋爱期中的道藩，却经常愁眉深锁，郁郁寡欢，他变得沉默，忧悒而带几分迷惘，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反常；另一方面，热情如火的魏小姐已陷入了痛苦的深渊，她的表情是愤懑和激越，她甚至采取了行动，我忆起了在麦兰发生的滑稽可笑的那一幕——

麦兰，是巴黎附近一处美丽的小市镇，平畴万里，禾浪飘香。民国十四年的夏天，悲鸿、我和另一位四川籍的李琦小姐，我们三个人结伴到麦兰歇夏。不久，道藩也来了，

素珊母女和他同行，在直耸云天的树林前，有青葱柔软的草地，素珊和她母亲闲闲的憩坐，道藩支起画架来写生，人和景，构成曼妙的画面。我一再提醒悲鸿和李琦，让我们避得远远的，不要打扰了他们的静趣。

宁谧的过了几天，魏小姐气冲冲的从巴黎赶来，了解他们的“问题”，我们不免要为道藩捏一把汗，道藩的麦兰之旅真是太不愉快了。表面上虽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，但是周旋于两位女士之间，也只有道藩才能发挥他的适应长才。

“魏曾经主动的吻我。”

回到巴黎以后，有一次道藩快快的说。那是在魏小姐的房间里，她一时情感冲动，奔过去吻了他——我们跟他开玩笑，是什么滋味？他苦笑着摇摇头说：

“我始终保持理智，并且告诉她说，我们是绝对不能结合的，因为——”他强调的说：“我一生中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。”

他为什么说得那样肯定？当时我困惑，如今我却懂得了；道藩的信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？——为什么我深爱一位女士，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，向她说：“我爱你！”

道藩很坦然的叙述他和魏分手时的情形，就在那一天，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然后回身就走。魏追过来拉住他，道藩着急了，用力把魏推开，仓卒的夺门而出，魏伤心欲绝的伏在地上痛哭，房门在道藩身后轻轻的关上，隔着那扇门，他站停了脚步，听到她悲恸的哭声——一阵犹豫彷徨，他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去。

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，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了去？

我几乎能够听得见他这种无可奈何的呐喊，那是他内心的呼声，这个“她”是谁？居然就是我。素珊知道了该会多么伤心？她以为得到道藩完整的爱，实际上她仅只分占了一部分。其余的部分呢，我反复的思考，啊！我的立场是不容动摇的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难怪道藩的订婚显得那么勉强，他是由朋友代替他去求婚的。朋友们看他太忧郁了，太消沉了，开始为他担心，“天狗会”的老大谢寿康一再追问他，是不是他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？他用惯常的表情回答，摇头苦笑。老大自告奋勇，表示愿意代他到素珊家里去求婚，逼得急了，有一次，他脸上出现慷慨壮烈的表情，他庄严的向谢老大点了头。啊！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是为了避免无法解脱的烦恼，决心用形式上的婚姻，驱除他内心对我的爱慕；是的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次牺牲；处在当时的环境里，他不得不做这样的牺牲，因为我是悲鸿的妻子，而悲鸿却是他的二哥，他一直都在叫我二嫂的。

谢寿康代表道藩，到素珊家里去求婚。这位未来的外交家果然不辱使命，办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外事交涉，素珊和她的父母都答应了。连我在内，大家兴高采烈的帮忙他筹备订婚。典礼是在巴黎最负盛名的中国饭店杏花楼隆重举行的，那时我还以好友的身分，在他们的订婚筵席上向他们敬酒，祝福。

我懂了，看过道藩的信以后我懂了，道藩在他的订婚筵上醉酒失态，果然那是他内心苦闷的一次发泄，想起那一晚他不断的豪饮，大醉，狂歌，乱舞，使他的岳父连连的皱眉，

叹气，我们以为那是他快乐欢欣的流露，谁知道他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！啊，我心头涌起无端的烦乱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发生呢？道藩，我真为你担心，痛苦将如一面无形的巨网，永远永远的笼罩缠绕着你呢？你将如何挣扎？如何解脱？

我祷祝上苍，愿我们早早恢复从前纯洁而正常的友谊，我愿道藩赶快想一个方法，不再为我动情；或者是，赶快把我忘记！

在我这间三层楼上的小房里，那架租来的钢琴上如今是空无一物，然而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幅色调生动和谐的画面；就在钢琴的顶端，曾经有过一只朱砂的花瓶。插了几枝芬芳馥郁的白玫瑰。这幅回忆中的画面使我无法不想到道藩，那一天，我到他的住处，看见他房里有那么一个殷红可爱的朱砂瓶，我盯视着它说：

“这个瓶子真好看。”

“是一位朋友寄存在我这里的。”他说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借用它几天。”

于是，他很快就把它送来了。双手捧着插好白玫瑰花的红瓶，神情是那么样的虔诚和庄重，当我想到他曾捧着瓶与花走过大街小巷，步上曲折的楼梯，一直送到我的房里。我承认，我无法不为之感动——每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，他总处理得如此周到，充分表现出他对我的诚挚。

三

我很忙了。

因为玛库力埃斯举办的东方民族游艺会，早就通知过我，

游艺会的主要节目是交际舞。

我不会跳舞同时我也没有合适的舞衣，悲鸿回国以前，由于他对生活从不过问，对家务向来不理，我要管家，要烹饪，要洗衣打扫，还要学音乐，练提琴，忙得喘不过气，因此我没有功夫学跳舞，参加交际应酬。他一走，我就轻松多了，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难题，我每天到跳舞学校去临时抱佛脚，学几种舞步。此外，我还要做一件晚礼服，我买了水红色的绸料，由李琦小姐和袁浚昌太太帮助我，我们三个人通力合作，缝制了一套中国式的短袄长裙，衣服和裙子的边缘，钉上了闪闪发光的珠钻花边。

于是我参加了一次热烈狂欢的晚会，衣香鬓影，冠盖云集，我们跳舞，谈天，通宵达旦，尽兴而散。休息够了以后，我写信给道藩，告诉他那一夜的盛况，因为他如果不是要去意大利观摩名画，凭吊古迹，他也会出席这一次盛会的。

我学会了跳舞，邀请便纷纷而来，我仿佛转移到一个新的境界，现在不闻厨房的油烟味，不见成堆的脏衣服，代替的是华丽宽敞的厅堂，悠扬动人的音乐，鲜花美酒，以及男士们的赞美和阿谀。

一天早晨，我在房门口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捡起来拆开后，觉得很惊异，因为那是玛库力埃斯写给我的。他想邀我去同看一场电影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，拿着信去找老大谢寿康，他看完信便沉下了脸，神情紧张的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！”

“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写封回信给他，告诉他你没有时间，无法奉陪，而

且，从此以后请他不必再来找你。”

我立刻照办，与此同时，我暗暗的下定决心，以后尽量减少交际应酬的次数。

道藩从意大利回到巴黎，不久便乘船回国去了，我希望他永久保持宁静的心情，而我，也因此如释重负，舒了一口气，如今，总算是一切恢复正常。

悲鸿回国不久，我生了一场病，进医院割除盲肠，开刀后，整日不停的呕吐，一连十几天不进饮食。据医生说我是怀孕了，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时期，再回到寓所卧床休养，朋友们虽然热诚的予我照料，但是客中染病，实在是太痛苦了，而且既已有了身孕，还是赶快回国的好，于是我写信告诉悲鸿，请他寄旅费来，让我回国。悲鸿回信同意了我的要求，可是他寄来的旅费不够，等我在上海教书的父亲再寄了三百元法币，我才押运着大件小件的行李，从巴黎经过马赛，搭上远航东方的法国客轮——一次孤单而迢迢的海上旅程。

到新加坡，我深切的体验了失望的滋味，悲鸿早就和我约定，他将在新加坡等我的船到，然后一同回国。我把“一同回国”看得相当重要，因为十年前我和他悄然的离家出走，曾使我的父母受尽了冷讽热嘲，以及困扰和打击，在欧洲一住八年，悲鸿在艺术造诣上已经有所成就，虽然还说不上什么载誉归国，但是，两个人一道回家，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别人对我们的“批评和讥消”，因此我在船抵新加坡时，一直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——咦？我怎么找来找去看不到他呢？

一会儿，好友黄曼士夫妇挤上船来接我，递给我一封悲鸿的留书。啊，原来他等不及了，他已经先回上海去了，理

由是为我布置一个新家。

我仍还是独自一人到达上海，至于新家，却在一个月以后才搬进去，我的父母、弟弟、和悲鸿的弟弟，一齐搬来和我们同住，起初生活过得很不安定，并且还欠了债。后来，悲鸿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，我们才算有了固定的收入。就在这年年底，民国十六年十二月，我的儿子伯阳诞生，结婚十年，才做母亲，我把全部精神和心力，都搁在孩子的身上。

四

十七年春天，记得是四月一日，悲鸿在南京上课，我还住在上海。上午收到他简短的来信，说是道藩要接素珊到中国来结婚，请我在上海设法筹寄一千块钱给素珊做旅费。看完信我真是高兴极了，道藩又以行动驱除了我残余的疑虑，他和素珊结合，将使他内心那隐秘的苦恋消弭于无形。我当天吃过午饭立刻出动，以两小时的时间圆满完成任务，把素珊的旅费汇出，并且写信告诉道藩说：

今晨得鸿书，令吾速集资电寄珊，饭后即往奔走，至二时许，款已汇出矣。今将汇据及帐单附上。昨得浚昌兄书，言大哥返国之意似又动摇，不识究属何心？岂真欲老死法国欤？可恨可叹！闻杰已返川，在沪时竟未一尽地主之谊，甚疚于心，时已不早，恕不多书。

碧微

杰是“天狗会”老友郭有守，他号子杰。

暑假，我和悲鸿带着孩子，应福建教育厅长、老朋友黄